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第九　扶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尒時憍薩羅勝軍大王聞喬荅摩沙
門遊憍薩羅國到室羅筏城住誓多
林給孤獨園彼世尊喬荅摩沙門說
云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勝軍
大王聞此語已往世尊所在佛前立
慰問世尊在一面坐我聞世尊得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有人作如是說
喬荅摩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彼
人豈不謗世尊耶妄說能證為實得
耶為正法說為復隨順法說若彼人
衆說如是言世尊得如是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若復有擊難破豈非耶
辱世尊告曰若有說我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此語非證我實證得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有論難誹謗
不成何以故大王我證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勝軍王荅曰喬荅摩所
說我實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
今不信所以者何喬荅摩所是耆老
外道所謂晡剌拏末羯利珊逝移脚

拘陀呪揭爛陀等六師由云不證得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況喬荅摩沙
門小年近始出家如何證得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何人肯信佛告大王
有四種小並不應欺何等為四一者
小刹帝利二者小毒虵三者小火四
者年小出家此等不可輕欺所以者
何小出家者得阿羅漢有大威德尒
時世尊即說頌曰
刹利具足丈夫相　父母名稱皆清淨
見小奉敬勿輕慢　智者如是不應欺
大王應當知　小者不可篾　後若紹王位
必能相讎害　恐後懷怨嫉　是故應恭敬
欲得全身命　及後利益者　當須隨彼意
奉敬不應輕　或村或野田　若見小毒虵
不可謂其小　智者懷輕惱　其虵為食故
彖彖無衆覔　後若得其便　必令人損害
若欲全身命　及後利益者　當須速離彼
是故不應輕　微火處能焚　燒過皆皆黑
彼小不應篾　智者勿懷輕　小火雖未多
薪多火自廣　炎盛損一切　城邑及村坊
若欲全身命　及後利益者　當須速遠離
是故不應輕　假使彼盛火　燒城及村落

燒然一切苗　經宿還復生　若輕具戒者
遭毒蛇螫者　子孫及財物　一時俱散失
由此多罹禍　截苗不復生　若輕毒蛇者
不久必多殃　若欲全身命　及後刹利者
當須常遠離　是故不應輕　刹利具福相
毒蛇并小火　苾芻具足戒　智者不應輕
若欲全身命　及後刹利者　當須常遠離
是故不應輕
爾時憍薩羅主勝軍王等聞此頌已
心生歡喜即從座起禮佛而去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與
大苾芻眾俱爾時憍薩羅國勝軍大
王遣使持書向劫比羅城與淨飯王
書曰王應欣慶王之太子得成正覺
獲甘露法以微妙義普施群生皆得
充足深助歡喜時淨飯王得書讀已
情甚欣悅以手掌頰默然而住面有
憂色時王大臣名烏陀夷見王愁惱
御白王言大王何故以手掌頰心生
憂惱默然而住告鄔陀夷曰我今云
何得不憂惱一切義成太子修苦行
時我令使問彼持消息還報於我住
止之處今者遣使竟无一人報我消

[illegible]　第三張

悉時鄔陁夷壽白王曰我請往彼看
問太子知其消息却來報王時淨飯
王即報鄔陁夷曰此遣使往既至子
所見具足教便往不來汝今請看汝
定彼往鄔陁夷白言我決定來時淨
飯王親自作書頌曰
從受胎以来　希佛樹長成　我親長養汝
心熱常憂惱　汝今得增長　弟子如枝葉
餘人獲快樂　我今唯憂苦
復說頌曰
汝昔於萌芽　從小我長養　汝今得實果
不復報我恩　汝初誕生時　廣發諸誓願
我成無上覺　度無量衆生　斯事並證已
起大慈悲心　爲我及眷属　願来於我城
時淨飯王既作書已付鄔陁夷鄔陁夷
既受得已向室羅筏城行經三日詣誓
多林給孤獨園到世尊所頂禮雙足以
書奉佛白言世尊淨飯大王令我持
書奉與世尊尒時世尊開書讀已攝
在一處鄔陁夷從座而起白佛言世
尊可往劫比羅城不世尊告曰我今
當往鄔陁夷於前世時已爲善友故
發此言世尊若不去者我今強將世

尊往刼比羅時世尊見此語已以頌
答曰（頌如廣說）
鄔陁夷聞此頌已而不能報作如是
語世尊我今往淨飯王所報言世尊
欲来向刼比羅城世尊報曰鄔陁夷
如来使者不應如汝鄔陁夷荅曰世
尊使者如何佛告曰出家是如来使
鄔陁夷荅曰我昔於淨飯王所已作誠
言我今往彼定將信来佛告曰如汝誠
言不須違信汝可出家然後却還為
如来往昔過去無量生行菩薩行時
於父母教師鄔波馱耶及尊者處不
敢違命是故鄔陁夷聞佛教不敢違
背時鄔陁夷聞佛教已雖然信受我
今出家佛言善来苾芻而成出家具
足梵行

佛復告曰汝可却還不可如舊輙入
王宮於門外住使人往通門外有釋
迦苾芻若命入者可即隨入入已若
問更有餘釋迦苾芻不可荅言有若
問悉達太子形容服飾如汝不可荅
言如我無異若今汝於宮内止宿必
不得止宿若問悉達太子不住於宮

内汝可荅言不止宮内若問何處安
住汝可荅言於阿蘭若處若問悉達
来不汝可荅曰来若問幾時當来汝
可言七日外可来時鄔陁夷旣聞斯
語頂礼世尊雙足而白言我今當往
世尊告曰汝今可去以如来神力加
持即日到劫比羅城王宮門外時鄔
陁夷在王門外告門官曰汝可通王
門外有一釋迦苾芻王言可入苾芻
入已淨飯王見鄔陁夷即識問曰汝
得出家耶荅言大王我已出家王言
更有釋迦苾芻不荅言有王復問悉
達太子形狀與汝相似不荅言无異
王聞此語迷悶擗地以水洒面良久
醒悟又問鄔陁夷悉達太子幾時當
来荅言應来王又復問限幾時到来
荅曰却後七日應来王即勅諸臣佐
可修理宮閣悉達欲来鄔陁夷荅曰
大王世尊不住宮閣王又問曰若来
何處而住鄔陁夷荅曰阿蘭若處住王
勅大臣可修園苑如彼擅多林一種
无異彼諸臣佐問鄔陁夷其擅多林寺
舍院宇可有幾何鄔陁夷曰大院一

十六所其諸小者揔六十四諸院之
中皆有重閣諸臣聞已即令巧工七
日之中造諸院宇如揩多林等无有
異尒時世尊告具壽大目揵連汝可
告諸苾芻世尊欲往劫比羅城父子
相見汝可著衣持鉢若有樂見者當共
汝去大目揵連聞佛語已告諸苾芻
世尊欲往劫比羅城父子相見有樂
見者可持衣鉢當共汝去尒時乃至
世尊到盧醯多河邊及諸大衆時淨
飯王聞悉達太子到盧醯多河邊王
勅諸臣裝飾城郭香水灑地散種種
花燒諸妙香從尼拘陁園至盧醯多
河其間道路皆悉裝飾又於園中敷
師子座及諸徒衆所坐之座城中諸
人聞太子還悉来集會於大衆中或
有先因緣而来赴會亦有故来看太子
先礼父王為是父王先礼太子有如
是因皆来赴會至第八日旦諸苾芻
澡手漱口洗浴来詣佛所尒時世尊
作如是念我若步行入劫比羅城諸
釋迦種皆是高心若見步行必當耶
笑作如是語此悉達太子出家之時

無量諸天圍繞騰空而去多時苦行
得甘露味成等正覺今步行入城作
此念已即入三摩地沒即現東方上
昇虛空高七多羅樹諸苾芻高六多
羅樹從空而行近劫比羅世尊漸下
至六多羅諸苾芻漸下至五多羅佛
漸至五多羅苾芻至四多羅佛至四
多羅苾芻至三多羅世尊三多羅苾
芻二多羅世尊二多羅苾芻一多羅
世尊一多羅苾芻六肘世尊六肘苾
芻五肘世尊五肘苾芻四肘世尊四
肘苾芻三肘世尊三肘苾芻二肘世
尊二肘苾芻一肘世尊一肘苾芻步
涉時淨飯王見神變已而苾芻多不
知何者是世尊時王呼鄔陁夷乃至
擊鼓鳴揵宣王敎令普使投劫比羅城
內家家一子隨佛出家時斛飯王有
其二子一名無滅二名大名其大名
常令撿挍家務無滅常棲閣中坐娛
妾圍繞歡娛受樂于時其母告大名
曰汝今知不王有敎令於釋種中家
別一人令其捨俗大名白母我不出
家母言何故大名曰母所愛子坐樓

扶

閣中不違出家令我棄俗母言小子
无滅在家有大福德汝今不應於彼
生妬大名報曰母於无滅生愛戀心
偏意供承非其福德母但莫送飲食
試福德不母荅云好令汝現見其母
將籠盛空食器對其小兒以帛覆之
而密封閉命執事女送與无滅復敎
女曰若問是何物應即報言空无一
物使者執籠而行于時帝釋觀見下
方觀是事已便作是念无滅往昔曾
以飲食供養烏波利瑟吒辟支佛如
何頓絕其食我今應可與其飲食帝
釋以種種飲食令其籠中器具悉滿
時執事女持其食籠依前封印至无
滅邊尋問其女此中何物女即荅報
童子曰此中無物既聞語已便作是
念其母憐我豈肯空遣使者来於我
所此籠之中决定此食名為无物即
便開看乃見住處種種資具於其器
中香美飲食悉皆充滿香氣芬馥心
生希奇得未曾有無滅孝養便取好
食却奉其母令其使者諮白母曰唯
願每日常令送此无物飲食母得其

食心生極惟便覩大名母即告曰子
見此食不大名報曰我今已見母報
大名我已先報汝无滅有大福德汝
今不應而生嫉妬大名報曰母今於
无滅若有福德及无福德我亦不能
出家母見大名種種勸語不肯出家
往無滅處作如是語報言長子汝今
知不王有教令於釋種中家别一人
令其捨俗汝今意者為復在家為復
出家无滅報曰今者在家有何過失
有何利益今若出家有何利益母報
子曰如法在家无諸過失應感人天
生若非法住家墮三惡道若如法出
家依持聖教得勝涅槃若不能具足
出家即得人天身无滅聞已尋白母
曰出家造過由勝在家精勤功德願
母放我當自出家母即報言放汝出
家無滅先與賢釋種王素相親近即
詣王所行至門首時王在樓閣上撫
琴作妓琴絃忽斷歌聲遂錯無滅善
琴在其門外知琴絃斷所以聲錯門
家白王无滅立在門首欲見大王誰
為障导壽命入来既相見已撫拍而

長

坐王聞無滅至此門首經幾許時無
滅報言今絲斷時到其門外當今無
滅以手撫王髆上白言蠶當報王曰織
此蠶師當織之時身患熱病王今何
故向此石上而臥王即惟之遂擣髆
看便見座下一髆指賦多付賢釋種
王見已極生惟愕呼彼織者來問言
此蠶汝當織時患熱病不答言實尔
賢釋種王告無滅言童子汝何故得
知答言爾時覺熱是故我知彼極生
惟王又問言何故至此白言大王淨
飯有教勅諸釋種家各許度一人欲
往出家故來辭別王言住此一宿
當共籌量無滅住彼一宿王言童
子我若隨汝出家天授當為釋種
王與諸釋種極為大患可共相勸
天授同共出家即與天授來至彼所
時王告言天授我等今者悉欲出家
汝何所為聞已即心念言我報言不
出家者賢釋種王亦不出家我設方
便應當諍彼又復念言當時世尊於
尼拘陁林中以幻示現神變令諸大
衆悉皆信伏彼時我已設此計念已
告言大王王既出家我亦不住即心

念言此為誑者當令大衆咸悉聞知
時王宣勅告諸人民我及元滅并天
授等釋種五百人同共出家汝等知
聞應當歡喜是時天授聞此語已心
生苦惱即心念言我若定知賢王出
家我不應識同共出家今者若不出
家是妄語人不得為王當且出家然
後為王時王淨飯作如是念為諸釋
種設大供養淨諸衢路除去瓦礫以
檀水灑地建立幢幡懸諸繒蓋燒諸
名香散雜妙花時王與諸釋種及諸
眷屬百千万億前後圍繞詣師子座
坐已諸釋種女於諸窓牖皆欲看此
出家釋種威儀尊貴及供養具諸方
遠來於巷陌中悉皆盈滿住立瞻仰
王又召諸相師令占釋種誰欲出家
如法住誰不如法時諸釋種各辞別
父母自以種種嚴具莊飾其身各乘
車輅賢王引前相師見已自言樂為
承事無滅及假和合亦復如是天授
次至有鶏飛来撥髻珠將相師見已
自言如此徵祥決定於世尊身起害
當墮地獄次瞿迦離蹇茶那皆婆此云賊

羯毛牟羅底沙海授善茂滅出時閑
有鹽鳴相師見已白言此等皆緣無
口惱亂衆僧當墮地獄又鄔波離隨
乘象出來四面迴顧珠瓔尋斷相師
見已記言此由多貪當墮地獄乃至
如是五百釋種悉皆出來如往園苑
各各自現尊豪嚴麗往詣佛所到已
世尊念言彼五百釋種我不得捨言
善來出家何以故其中或有得羅漢
者有不得者故我今白四羯磨令彼
出家作此念已佛告諸苾芻言此五
百釋種汝等苾芻應作白四羯磨令彼
出家授與具戒諸苾芻言唯然世尊
命時父王勅鄔波離汝往尼拘陁園
為彼釋種賢王等五百人剃除鬚髮
時賢王等如法洗頭以次而坐時鄔
波離欲剃賢王鬚時悲淚啼泣歔欷
傷歎而為剃鬚賢王見已問鄔波離
汝今何因數數啼泣時鄔波離哽咽
悲淚答賢王言我從昔來於贍部洲
常事賢王王今出家無所依怙轉事惡
王寧死不生賢王語鄔波離言我今
知汝實是誠心不須悲傷我今令汝

毗奈耶破僧事卷第九

第十一張

不善惡王時鄔波離心生歡喜從跪
而起即剃王頭剃王頭已王遣使者
鋪一白氈賢王起立普告五百釋種
汝等諦聽此鄔波離昔來事我無有
貲財汝等釋種宜可各各脫上衣及
莊嚴具隨是一物置於氈上何以故
我既出家所有俗衣及諸瓔珞不應
更用與鄔波離
尒時賢王作是語已五百釋種所有
衣服及諸瓔珞皆投白氈與鄔波離
時鄔波離次第剃髮如法洗浴即著
僧衣從此而去
時鄔波離即便思惟五百釋種尊貴
如是尚捨國城妻子珍寶衣服剃鬚
出家況我種姓卑族昔來供事於此
衣服而生貪著又復右手拓頰作是
念言我若不是卑族亦合出家得阿
羅漢果尒時佛有常法日夜六時觀
諸有情阿羅漢等亦復如是具壽舍
利子知鄔波離心之憂惱既知見已
詣鄔波離所到已語鄔波離言何故
拓頰而懷憂惱時鄔波離白舍利子
言大德我今云何不生憂惱今見賢

王及五百釋子悉捨王位國城妻子
无量无邊珍寶衣服令皆齊捨出家
修道我今會者必墮惡道大德我若不
生罪族之中於佛所說毗奈耶中必得
出家勤加精進證羅漢果時舍利子
語鄔波離言佛正法中不簡卑族及
少聞等但依佛教修持淨戒威儀無
缺便得出家是佛正法汝欲出家於
佛正法毗奈耶中受具足戒成苾芻
性汝應與我往世尊所如來必定令
汝出家時鄔波離聞此語已心生歡
喜所有珍寶上妙衣服悉皆齊捨如棄
涕唾時舍利子與鄔波離俱往佛所
到已頂禮世尊雙足時舍利子白言
世尊此鄔波離於佛正法毗奈耶中
堪得出家受具足戒成苾芻性世尊
慈悲令得出家尒時世尊告言善來
應修梵行尒時世尊作是語已時鄔
波離鬚髮自落法服著身如出家已經
七日者執持應器具清淨戒威儀圓
滿如一百臘苾芻既出家已却住一
面尒時舍利子即說頌曰
世尊告彼言善來　衣變迦服頭髮落

[illegible]住　以佛力故具威儀
介時五百賢王釋種依佛正法白四
羯磨既出家已還歸佛所禮世尊足
如是次第禮諸苾芻至鄔波離所是
時賢王見鄔波離足既見識已端身
瞻觀告世尊曰此鄔波離是我給侍
合頂禮不世尊告曰汝善男子出
家之法應當降伏我慢之心以是義
故聽鄔波離苾芻先出家是故汝等應
當頂禮介時賢王受佛教已摧伏我
慢禮鄔波離足既禮足已地六種震
動如其次第禮餘四百九十九人介
時天授至鄔波離所便不頂禮介時
世尊告天授曰汝善男子應當降伏
我慢之心應合禮拜鄔波離足介時
天授白言世尊違我禮拜鄔波離足
有何損益我不應禮介時天授作是
語已第一先起破佛之意時諸苾芻
見賢王等禮鄔波離足地六震動心
懷猶豫白世尊言何故賢王禮鄔波
離足地六震動佛告諸苾芻非獨今
時賢王禮足地六震動先世禮足震
動亦然汝等諦聽我當為說往昔之

[illegible]　第十六張　[illegible]

時波羅㮈斯大城中有王名曰梵授
以法化世國無飢饉人民熾盛安隱
豊樂時彼城中有一婬女名曰賢壽
形皃端正共餘丈夫歡愛毎共男子
經一宿時得金錢五百城中有一摩
納婆名曰端正往婬女家語賢壽言
我欲共宿女言汝有五百金錢不端
正荅曰我家貧無其女報曰可取五
百銀錢迎利沙波拏將來端正雖无財
物愛樂彼女時摘採種種花菓以贈
彼女其女頻得花菓心生染著時彼
城中至一節日一切婦人皆著妙服
及諸瓔珞各共夫壻於本家中共受
歡樂是時婬女於其節日獨无人来
共為戲樂時彼婬女作是思惟今此
節日城中諸有婦人皆著衣服瓔珞
各共其夫於自家中作諸歡樂若摩
納婆今来相就不亦樂乎作此念已
時摩納婆忽至其家婬女見已便記
昔時花菓相贈發歡喜心作如是言
端正汝去採花明朝可来共作歡樂
是時端正聞此語已心大歡悅如因
得脫即歸本處心念此女顧答端正

進止威儀從夜初分及至後夜思念
不息垂欲天明便即昏睡都無所覺
至於晨時方始驚悟即覓好花是時
人民採花都盡諸處求花竟無所得
唯有一處得夜合花即將此花到彼
女家其女見已即說頌曰
好色黠慧牟摩沙　垂鈸被皮愛欲者
今將少許夜合來　此時好花處處有
說此頌已報言速去更別覓好花来
彼人為貪欲故而忘艱辛時屬極熱
景當正中從城而出往遠阿蘭若而
採好花既不辭勞行歌自悅時梵壽王
遊獵而還倦遙暑熱詣林止息聞彼
歌聲王既聞已即漸前行而說頌曰
頭上赫日炙　足下熱沙烝
如何不怖熱　賢壽喜行歌
時摩納婆以頌答王曰
不怖日炙我　思欲能燒我
世欲有熱苦　日不能炙人
時梵授王聞說偈已作如是念當知
此摩納婆善說涼語故時日中採花
不知熱王即下乘坐一樹下而命摩

納婆可說涼話我當聽之摩納婆聞王語已作如是念必知王今遇熱至甚要須涼話作此念已即於是時說種種涼事王聞此語即時身體而得大涼心生歡悅告諸臣曰若有人能救灌頂王命者當與何賞其臣荅曰當分半國而贈彼人時王告摩納婆曰卿可與我宮內同宿明朝賜卿半國之賞時摩納婆與王同宿王即具設種種淨饌上妙衣服資身卧具令其寢息更无伴侶便作是念若得半國爲半國王後宮婇女悉當屬我隨意自在當受快樂復作是念半國之賞豈足在言何如殺王而取全位復作是念凡尊勝位人皆共貪我今何須半國及以全位何以故由貪國位欲害國王作是念已即說頌曰

未得財時起貪愛　求不得時生苦惱
設得財物貪不息　故知財利招无利

念此頌已便即睡著中宵覺後心生悔恨從牀而起取舊鹿皮敷地而卧時梵授王於晨朝時告使者曰與摩納婆來我今當賜半國之位使者奉

教詣廣勝所白言大王我觀彼人威儀所作無與同等國之位王問其故荅言大王我同觀觀着妙衣饌安身在地褥臥廣皮斯下之人當王位王曰彼是賢人非元緣故當去來使人復往報言王遣使既至王所王告之曰何故不稱臥處皮耶彼便大笑具以陳事荅重前啓曰王若請者我當出家願王放許王曰先共立契我當放去若出家後有所論請當來報者我當舉去彼白王言不敢違王命遂便辭往詣林中無親教師及執事者便自出勵意獨覺菩提既證悟已復作是念我昔與王共立言契我今宜去滿彼願心即至王所上昇虛空放大火光現諸神變王便頭面禮彼尊足而說頌曰

見此少欲證大果
摩納婆今獲勝利
得大名稱殊勝位
出家至此更何求

是時尊者令親授王生淨信已捨之而去時梵授王有剃髮者名大阿謹令持此頌報曰汝於時時可說此頌令我憶持時大阿謹善能除髮為王

[illegible]

[illegible]

剃時王便睡著剃髮將巳彈指警
王睡既覺巳甚大歡喜告天河護曰
汝今有何所求當隨汝請白言願王
容臣少思方即啓白時天河護既誦伽
他巳常在王前時為宣說王聞歡喜
於諸五欲生猒離心婇女現前都不
觀視清歌美詠耳不用聞何況於中
而生愛著時諸婇女既失王恩心生憂
惱共相謂曰我等失寵緣天河護誦
彼伽他轉我王心不生染愛可共設
計令速驅逐作是計巳時一婇女往
天河護所白言阿舅王若歡喜問舅所
須即應請王解所誦偈後於異時其
天河護復為王誦先所伽他王聞歡
喜還問所須便即啓王別無所欲唯
願為我解釋伽他王即依請廣為開
釋天河護聞巳猒離心生便白王言
承事大王為日巳久願流慈造放我
出家王曰我今共汝先當立契若出
家後有所證悟卻來報我即放汝去
若不介者不從汝請天河護白言不
違王命便放出家時天河護即詣山
林就仙人處勤加修習遂證五通便

作是念我昔與王共立言契我今宜
去滿彼宿心念已即至王所上昇虛
空放大火光現諸神變王便頭面頂
禮作如是語賢者汝得如此功能仙
人荅言大王仙人壽即作禮而說頌
曰
於此菴羅園　梵授王從者　捨彼剃刀具
出家得五通
時梵授王聞此頌已以頌荅曰
莫言天河護　出家默然住　彼苦行難作
苦作得大智
苦行能摧諸惡法　苦行能趣於世間
苦行能淨諸垢穢　苦行願母莫惡說
時天河護仙人心生歡喜便即而去
佛告諸苾芻彼梵授王者今賢首釋迦
王是彼天河護仙人者今此鄔波離
是今者賢首釋迦王昔為梵授王往
日禮天河護地皆震動今賢首釋迦
王禮鄔波離苾芻地還六種震動汝
等苾芻應當知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第九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